

上  
二二  
四四  
六六  
八八  
九五  
六五  
九三  
六三  
九二  
六二  
九一  
六一

(日) 大山倍達著 盛雲伟译



ISBN 7-207-00122-3

I·23



统一书号：1009

定 价：

1601537

# 世界打斗旅行

——三十二国惊险搏击

(日) 大山倍达 著

盛宏伟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哈尔滨

## 作者自序

男子外出，七个敌人。各种各样的敌人，各种各样的险情在等着你。然而，男人光害怕是没用的。我也是在世界各地，一边冷汗直流，一边全力拼斗，击倒对手，一心一意为空手道活到了今天。所以，我想披露那段体验的一部分，即大山派功夫的一部分。以徒手格斗为准则的空手道家，怎习惯执笔著书，谬误定然不少，而又不好意思将自己写得高强，下笔十分踌躇。可是，我相信，为读者诸兄击倒敌手，我同敌手对阵时的临阵精神准备及进攻招术等，一定能有所裨益。这也是一本“增强打斗功夫”的书。

# 目 录

## 一 从芝加哥到衣阿华

    击倒人还是被人击倒 ..... 1

    1 命运的宣告 ..... 1

    2 拼命的第三击 ..... 3

    3 力量同技巧的较量 ..... 6

    4 生命危险 ..... 12

    5 逃出地狱 ..... 15

## 二 拉斯维加斯的一夜

    静静的技斗 ..... 20

    1 什么都要看看 ..... 20

    2 半打全裸女人 ..... 21

    3 卖弄力量 ..... 24

    4 惊人的臂力 ..... 26

    5 弹簧刀的袭击 ..... 31

    6 孤掌的威力 ..... 33

### 三 纽约的黑帮

一万美元的敲诈……………36

- 1 对麦迪逊广场体育馆的憧憬……………36
- 2 被破坏的甜蜜生活……………38
- 3 深入死地……………42
- 4 不想死在这种地方……………44
- 5 对恐吓的回答……………48
- 6 奇迹般的获救……………51

### 四 再访芝加哥

同猛牛的一对一决斗……………52

- 1 决斗对手是美国牛……………52
- 2 锤击同拳击……………54
- 3 真正的斗牛……………58
- 4 二次掌击的猛攻……………59
- 5 宣告了“空手道的威力”……………63

### 五 迈阿密的武勇传

死亡陷阱……………65

- 1 打斗旅行的间休……………65
- 2 来“买”空手道的人……………66
- 3 被持枪者劫持……………68

4 笼中的猎物.....	73
5 插目脱险.....	75
6 黑皮肤女人的慰劳.....	79
7 甘美的慰劳.....	80

## 六 善使匕首的巴西人

同匕首高手格斗.....	83
--------------	----

1 柔道和空手道.....	83
2 使匕首的名手.....	84
3 匕首的恐怖.....	88
4 疾速的踢腿.....	91
5 偶然的艳遇.....	92

## 七 香港的武术家

陈老人的“圆月杀法”.....	95
-----------------	----

1 在山中的修炼.....	95
2 一心成为高手.....	97
3 同陈老翁交手 .....	100
4 终于被破了招式 .....	102
5 绝世功夫“圆”的最高境界 .....	105

## 八 东南亚的踢腿高手们

同克布拉的激战 .....	106
---------------	-----

1 踢鱼的少年 .....	106
2 令人震惊的神速动作 .....	107
3 平踢的右腿 .....	110
4 几分之一秒中的胜负 .....	111
5 新招式的萌芽 .....	114

## 九 伊朗的棒术师

无所畏惧的大怪物 .....	115
----------------	-----

1 大秃头的可怕的棒术 .....	115
2 杀手武艺 .....	117
3 战斗即将开始 .....	119
4 比牛还结实的怪物 .....	123

## 十 法国的踢腿功夫

杀招“三连击” .....	128
---------------	-----

1 不可思议的妖术 .....	128
2 法国踢腿的由来 .....	130
3 新招式的尝试 .....	132
4 终于悟出了三连环腿 .....	133
5 打斗旅行到此结束 .....	136

# 一 从芝加哥到衣阿华

## 击倒人还是被人击倒

### 1. 命运的宣告

四月的芝加哥还很冷，从密执安湖刮过来的寒风，嗖嗖地吹过街巷。

也许是因为前天在洛杉矶时，气候暖和的关系，感到这儿格外地冷。其实在洛杉矶只呆了一天，连观赏市容的空闲都没有。从东京经夏威夷，到洛杉矶的第二天，又到芝加哥，行色匆匆。我和从日本同来的远藤幸吉都很疲劳。

直到被领进旅馆的房间，才从寒冷中解脱出来。可一到只剩下我们俩人时，却有一种奇妙的茫然感觉袭来。翻译许是有什么事，把我们引到房间后，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怎么办呢？”远藤凄寂地说。好象在自言自语似的，语调有气无力。

“到了这种时候，除了耐心等待人家的安排，别无办法啊。”我说，我的声音也软绵绵的。

不是说大话，我可从未懦怯过；可就是对乘坐现代交通工具打怵，尤其是飞机。而那时——十四、五年前——飞机

的速度比现在的飞机慢得多了。结果，本来晕机的我，在飞机上长时间颠簸，饮食又不习惯，总想吐。

在修炼空手道时代，我曾在山上隐居了一年半，习惯了忍受孤独，可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抛到语言也不怎么通的外国的感觉，同在日本山中的夜里孤零零地一个人时的感觉，可完全不一样。

按照把我们招到美国来的东乡古雷特<sup>①</sup>的指令，我们穿着和服和男裙，纯日本风格的打扮。这副样子，似乎更加深了我们茫然若失的心情。两个穿和服的人，无精打采地坐在芝加哥的旅馆的一个房间里的光景，怎么看也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不一会儿，翻译没敲门就进来了。我松了一口气。

“说是让你们俩人今晚都出场，行吗？”翻译冷冷地说。

“今晚？”我不禁反问了一句。

松弛的情绪一下子飞得无影无踪。

“是的，今晚。说是表演不精彩的话，就让你们坐明天的班机返回东京。”

翻译简直象宣告什么判决似地说。

柔道六段远藤幸吉发出了同他那魁伟的身躯不相称的叹息。几乎与此同时，从我的喉咙里，也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表演时需要什么东西不？”翻译脸冲着我说。

到了这地步，还有什么说的。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说什么身体不适之类的话，恐怕没人肯听吧。

---

① 日本的一个拳击家。

我只委托翻译给我准备五、六块一寸厚的木板及砖、石板（长十厘米～十五厘米，宽五～十厘米）。

## 2. 拼命的第三击

听说，芝加哥拳击比赛厅能容纳一万五千名观众。今天，几乎全场满员。我穿着练功服登上赛台。十年前曾获日本拳击冠军的东乡古雷特向在场全体观众热情地介绍了我。当然是英语，所以我几乎听不懂。但在听着他那语调抑扬顿挫的介绍的过程中，我的情绪完全镇定下来。在登上赛台前，我想：不管此次表演是什么形式，展览也好，做职业拳击的助演节目也好，我要尽量展示空手道的威力，将我深爱的并准备为之献出一生的空手道传向世界。所以，我的心情很紧张。可此时，那紧张也消失了；由于晕机，一直在胃底窝成一团的气体，也在不知不觉间散去了。

我开始走招式。

观众立刻喧闹起来。不知从哪飞来了硬币。在嗡嗡的议论声中，还夹杂着尖厉的叫声。开始，我还以为观众是在给我助威，可听那叫嚷的调子，好象不是那个意思。

我走到绳栏边，问了一下翻译。

翻译用冷冷的口气说：“他们说来点音乐伴着你比划。”

虽说空手道是日本民族千百年来用血汗凝结的传统技艺，可在美国，却不是一下子就能被理解的吧。那就干脆用开木、开砖让他们见识一下空手道的力量吧，我想。

先开木板。远藤担任递木板的角色。我打了个手势，远藤立即登上赛台。不知怎么的，他的脸绷得紧紧的。

“喂，这板子能劈开吗？”远藤侧身挡着板子，只让我看。

我也吃了一惊。是弄错了吧？一块象我要求的那样，有一寸厚，可另一块，足有五寸厚。与其说是一块板子，不如说是一方木块更合适。

我原计划把一寸厚的板子先开一块，然后把几块叠起击开。一寸厚的板子，即使叠上五、六块，我也有充分的把握击开。可要是五寸厚的板子，那就完全两样了。远藤当然要绷紧脸了。

索要一寸厚的板子时，讲明要一打或半打就好了，可此时意识到，为时已晚。

“没办法，只有试一下看了。”我说。

“要是击不开呢？”远藤问。

“那就得照翻译说的那样啦，明天，我一个人返回东京。”

“不是开玩笑，我也回去。”远藤说得非常认真。远藤那非常认真的使我感到没有指望的语调，反而使我镇定下来。

第一块板子，我非常轻松地一掌击开了。喧闹的观众们也安静下来。

“不要紧吗？”远藤又一次问我。

“哦。”我简短地答道。

远藤向前探出半步，双手擎起一块五寸厚的木板。向十厘米以上的木板挑战，我也是第一次。而且在整整两天中，我处于几乎没有补充力量的状态。

不过，既已上场，就要击开它，我在心里默念道。

我一记正拳，木板发出干哑的声音，一瞬间裂成两半。肃静的观众席，响起一片啧啧声，紧接着响起了喊声。然而，比观众的喊声更清楚地传进我的耳朵里的，是远藤那口长出的气。

接下来是开砖。

然而，砖也有问题。美国的砖，不知是材料不同，还是烧制方法不一样，比日本的砖要硬得多。而且，台上不但没有铁垫，还铺着柔软的赛毯。此外，也许是向五寸板的挑战用尽了气力，我开始晕眩了。

我咬紧牙齿，把日本毛巾敷在砖上，运足全身的气力，一掌砍下去。

只发出一个钝音，砖还是原来的样子。

敏感的观众们立刻忘记了方才的欢呼，又哄嚷起来。

我又向坚硬的砖砍下第二掌。还是没开。

观众席上哄嚷得愈加厉害了。

我想，只要道具等条件合适，还是能击开的。

同时，我也想到，也许他们早就定好让我乘明天的班机回东京吧。

当然，两次失败，我还不至于灰心，但我也清楚，第三次就是最后的一次。如果连续三次失败，美国的观众恐怕是不会宽恕我的，举办人大概也不会体谅我，同时，我自身的体力，也未必能允许再开下去。

当我第三次拉开架势、调好气息时，我的心里一片空白。

我拼命地砍下第三掌，砖在手巾下面裂成两半，碎碴散

落在赛毯上。

我得到的掌声和叫好声，作为职业拳击的助演是最热烈的吧。

回到休息室，一个身材高大的已过中年的男人来访我。握完手，他细细地端详着我的右手，用浑厚的低音说：

“真想让我儿子的手，也这样强有力……”

他说的似乎是这个意思。总之，当时，我的英语能力所能听懂的只是这么点儿。

这位魁伟的大汉，就是加库·颠普西，现任职业拳击裁判，曾作为职业拳击的世界冠军，在拳击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 3. 力量同技巧的较量

远藤幸吉和我都没返回东京，跟随东乡古雷特踏上了巡回演出的旅程。还要了一辆配备司机的车。善于经营的举办人东乡古雷特，宣称我们是东乡的弟弟，分别给我和远藤取了很怪的名字。远藤叫东乡幸，我叫东乡倍。

在经营上有非凡才能的东乡古雷特又进一步捉摸出新的花样：如果谁能和我一样，单手开砖，就赏他一千美元。

接受了在芝加哥失败的教训，我决定亲自挑选，预先备好一寸厚的板子。开砖用的铁垫也买齐了。我专用的卡车上，总是装着木板、砖和石板。

虽说是自己准备，却不是做假的东西，所以，一千美元

的赏金虽有吸引力，却无人来尝试。

不光开砖，我还表演了开石头。这个节目也深受美国人欢迎。要我在开碎的石块上签名的观众也不断出现了。

吸取了在芝加哥开砖极为吃力的经验教训，我又想出了一个不那么吃力的新节目：在台上放一把小椅子，我把手放在上面，让观众中的自报奋勇者用铁锤来砸。美国人会认为：不管经过怎样修炼的手，如果放在水泥地或木板上的话，也会被铁锤砸烂吧。从观众中出来的，还尽是自恃臂力过人的家伙。连日的锤击，使我的手渐渐肿了起来，疼痛也日渐加剧。演出完后，我在旅馆的房间里，冰着浮肿的手，就觉得这只手真可怜。一个人孤零零地盯着旅馆房间的墙壁，时常被一种想哭的情绪所笼罩。可我没办法，我决不能将工作放下。

我丝毫没打算拿空手道来做展览品，我是果断地考虑到，要想传播空手道，这也是一个手段。而且，无论是为建设空手道馆，还是为了生活，都必须赚钱。

以芝加哥为出发点，从伊利诺伊州，绕经印第安那州，密执安州，在依阿华州的底兰特演出时，有几个向千元赏金挑战的人跳上台来。

每当一个挑战者失败后走下赛台，观众就骚动，尖锐的口哨声，箭一般从喧嚷的浪涛中穿出。

挑战者剩到最后一个时，观众的喧嚷愈发激烈。尖锐的口哨、怒叫，漫卷了观众席。

最后一个挑战者，是个身长六尺三寸绰绰有余的大汉，肩宽背厚。在芝加哥的职业拳击比赛厅，有生以来初次见到

美国的拳击选手时，他们的块头之大曾使我吃了一惊，可这人的块头，同那些拳击选手们相比，毫不逊色。大概这人在底兰特城是个有名的力士。

这人缓缓地环视全场一圈，似乎有十二分的自信。观众席响起欢呼声。

大汉从容地在放砖的铁垫前拉开架势。观众席霎时静了下来。大汉发出一阵要观众也能听到的运气声。

“这个东乡倍击开的砖，准定是假的。也许毫无气力的人不行，可我马上就击碎这家伙的假货……”

翻译从前排座把这人的话讲给我听。

大汉抡起棒球手套一样的大手，向砖砸下去。当然没击开。三次、四次，大汉向砖挥拳猛击。大汉的手，开始渗出血来。大汉的血和汗，濡湿了砖的表层。

无论砖还是木板，如果手湿了，就连我也难以击开。我开砖时敷上日本手巾，目的并不是借这块薄布避免直接接触坚硬的砖体，可这大汉自然不明白了。

击了足有十次，大汉终于死心了。但他并不下台，他又嚷道：“不错，在开砖上，你好象有特殊的技巧。可是，摔跤我却不服你。怎么样，同我决一胜负吧？”

翻译把他的话冷冷地翻给我听。

我当然不能退缩。尽管他简直象要找碴子斗殴似的，可如果不接受他的挑战，美国人肯定会以为空手道只是用手击砖、开木板的杂技的一种罢了。

“OK。”我说。

“要是你输了，还是出一千元吧？”

“OK。”我又说了一句。

我让翻译向他转达，经过空手道严格训练的我，几乎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都是能伤人的“凶器”，说不定会伤着他，劝他别象开砖那样莽撞。

大汉嘿嘿一笑，然后说：“因为你已经‘OK’了，我这才告诉你，我是职业拳击手，也曾学过柔道，你加着点小心吧。”

这回轮到我嘿嘿一笑了。

大汉缩起衬衫袖子，缓缓地拉开了架势。大脸庞上的小眼睛，俯视着只有五尺七寸高的我，愚弄人似地闪烁着。

“打死日本人！”观众席上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叫声。

我静静地立在那儿，等着大汉先下手。

如果是一般的殴斗，在对方摆好架势之前，先发起攻击，往往能收到效果。然而，我等着，我是要看明白这大汉是要来摔我，还是用拳击。

大汉撩开长腿抢上一步，右手打出一记直拳。以他的块头，他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捷得多。大汉的本领似乎就是速度和体力。

第一记直拳打空了，几乎于此同时，他又拐出了一记右勾拳。我一蹲，巨大的拳头，带着风声在我面前掠过。

五记、六记，大汉的拳头接连击来。我全都躲开了，可大汉的速度一点没减慢。

该杀杀他这股凶气了——我在内心里自语道。

接连数拳都被躲开了，大汉似乎改变了攻击的战术，这回他大概想借他身材高大的优势，把我抓住摔倒。